

于丹·游园惊梦

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于丹 著



于丹·游园惊梦

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于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丹·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于丹著.-北京：
中华书局，2007.11

ISBN 978-7-101-05924-3

I.于… II.于… III.昆曲-审美分析 IV.J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454 号

书 名 于丹·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著 者 于 丹

责任编辑 宋志军 祝安顺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人民美术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03 千字

印 数 1-20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24-3

定 价 30.00 元

昆曲的普及教育

白先勇

在我们悠长的民族文化变迁史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部曾经影响全民族达两千年的文化经典，突然从我们民族记忆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种曾经深入民间数百年为各阶层深深爱好的表演艺术，转瞬间，沉疴不起，奄奄一息。

如果说影响西方世界最深远的一部书是基督教的《圣经》，那么影响中华民族最深刻悠久的则当属孔子的《论语》了。而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论语》从中国的土地上居然失踪，这也显示我们的文化出现了大变动，产生了大问题。近年来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上讲解《论语》，深入浅出，以生动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生活的例证，将这部经典的精髓要义送进家家户户，奇迹般地掀起了一阵“《论语》热”。这个现象，恐怕不能视为一时风尚，很可能我们这个民族此时此地，对两千年来《论语》中孔子教诲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在心理的深层处又产生了皈依式的向往。于丹教授的《论语》讲座，可谓应运而生。

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唐诗、书法、昆曲，是中国人的三种“痴迷”。昆曲曾经有过辉煌历史，晚明至清朝乾嘉时期独霸中国剧坛两百多年，是当时的“国剧”。上至宫廷，下至市井，莫不爱好。唱曲是当时的全民运动。昆曲集诗、

歌、舞、戏于一体，由于大量文士参与撰写，审度音律，昆曲遂成为明清时代高雅艺术的指标。而昆曲的长期衰微，亦正是民族精英文化的一大损失。

二十一世纪初，集合两岸三地文化精英共同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的出现，一时间给昆曲注入了青春的生命，在大学校园，引起青年学生争看昆曲的热潮，论者称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文化现象”。此一现象恐怕也源自于华人世界的青年学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憬悟，新的渴求。昆曲的古典美学以及汤显祖的有情天地，终于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

然而这股昆曲热潮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社会普及教育，是难以后继的。今年十月一日至七日，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继《论语》讲座后及时推出“昆曲之美”讲座，从“梦幻”开始，最后归结到“风雅”，把昆曲美妙传神音艺俱佳的风貌描述得淋漓尽致。相信于丹教授的昆曲七讲，跟她的《论语》讲座一样，会产生广大的普及效应，对昆曲的推广发扬将有巨大贡献。

目录

序 (白先勇)

梦幻之美	1
游园 (《牡丹亭》)	
寻梦 (《牡丹亭》)	
深情之美	25
琴挑 (《玉簪记》)	
寻梦 (《牡丹亭》)	
拾画叫画 (《牡丹亭》)	
思凡 (《孽海记》)	
悲壮之美	55
刀会 (《单刀会》)	
苍凉之美	79
夜奔 (《宝剑记》)	
弹词 (《长生殿》)	
诙谐之美	101
跪池 (《狮吼记》)	
下山 (《孽海记》)	
灵异之美	133
钟馗嫁妹 (《天下乐》)	
活捉 (《水浒传》)	
断桥 (《雷峰塔》)	
风雅之美	163
太白醉写 (《惊鸿记》)	

后记

明鏡井 斷 竹 5 柳 這 柳 柳

秋風新長月 柳下 柳下 柳下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梦幻之美

昆曲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梦幻能够让我们蓦然心惊？在梦幻里面，我们究竟能触摸到什么？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有意味吗？谈昆曲，我们就从它的“梦”说起。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牡丹亭》，因为在最近这几年中，青春版、厅堂版的《牡丹亭》演出了很多次；大家可能也知道杜丽娘，这样一个美丽的太守之女，她的生死缘起都因为一个梦。其实，她做梦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她家的后花园。杜丽娘长到十六岁，竟然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家的后花园，因为父母对她管教甚严，除了让她勤习女工，又请来一个腐儒陈最良教她读书。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杜丽娘读着“关关雎鸠”，“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她的青春突然间觉醒了。这样的一怀愁绪去哪里打发呢？小丫鬟春香告诉她：咱们自己家就有一个大园子，去看看吧。这一去，杜丽娘才猛然惊觉，就在几步之遥的自己家的后花园中，这一片春光，已经对她闭锁了十几年！她不禁叹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其实，人人心里都掩映着一片园林，无非被一扇无形的门遮挡着。如果你真的推开这扇门，虽然那可能是一扇吱吱呀呀的门，你好久没过来了，但是你只要打开一道缝，一眼望去，你便会看到许多以前不曾留意东西，许多真正契合于内心的东西，许多属于梦想的东西。

说到这儿，不由地想起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工作总是很忙，总是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对于很多人来说，做梦成了奢侈的事情。睡觉是为了休息，不是用来做梦的。当你刚要入梦，或者当一个梦刚刚开始的时候，闹钟响了，该上班了！我们都很羡慕的一种幸福，就是能够睡到自然醒。

在网络上，还有一个提法叫做“慢活”。慢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它是指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瑜伽；过一过环保的生活，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大段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分享。所有这些健康从容的生活方式就是慢活。但是慢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不慢下来，怎么能看见自己呢？不从容怎么来得及做梦呢？这就是杜丽娘说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在这样一个春天，杜丽娘看到了什么？她说：“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觉得难懂吗？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人都读过朦胧诗，汤显祖写的不正是朦胧诗么？春天啊是袅袅地吹来，摇漾得像细细的若有若无的线一样。只有这样细细的线缭绕于心，才会勾起那些剪不断、理还乱、丝丝缕缕的心愁。面对如许美丽的春光，杜丽娘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于是，她似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菱花镜，一下照见自己的容颜。仅这一瞥，已然害得她心慌意乱，嗔怪菱花镜“偷人半面”，羞答答地把如云青

髻都弄偏了。此时，杜丽娘更加犹豫不决，“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我能走出去吗？我将要看见的究竟是春光还是自己呢？自己一直关闭着的生命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能遇见什么样的愁绪和心事呢？这时候的杜丽娘并不知道有一个梦幻在等着她，她不知道自己的心会惊断在这个梦里，甚至会把自己的青春、性命全搭进去，而且是那么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此时的她，即使往外走一步都是那么迟疑！

小春香对她说，小姐，你多么漂亮啊！你看你头上“艳晶晶花簪八宝瑱”，你看你“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多么光彩照人啊！杜丽娘说，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啊！追求这种完美、这种纤细、这种美丽到一种至美的境地，这就是我的天性。

主仆二人边走边说，已经走入了园子。接下来的，就是杜丽娘那个著名的唱段，她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可能有好多朋友对昆曲的了解就是自这四句开始的，我还记得自己当年就是读中学时第一次在课本中读到了这几句话。

这几句又是什么意思呢？“姹紫嫣红开遍”，在春天里并不稀奇，我们都看得见，但让人心惊的是，“都付与断井颓垣”。中国文学中有一种对比反差的写法，“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样的姹紫嫣红、春光明媚，却无人欣赏，陪伴它的只有断井颓垣。这般情景，不正像这样一个美丽的青春少女被闭锁深闺吗？一个年轻蓬勃的生命在种种礼教的束缚中，在她那种家庭教育的压抑下，她的心里有一种格外的激情和哀怨。于是，杜丽娘眼中的这个春天，在颓败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惊心！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问：这些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我时常见到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少都做了精明能干的白



领，坐进了写字楼，工作环境都很好，穿着很漂亮的衣裙，画着很时尚的妆容，可是也不得不每天披星戴月，为这份工作全然忘我地奔波忙碌。这不是一片姹紫嫣红付与另一种意义上的断井颓垣吗？我们还有时间在心里寻梦吗？所以杜丽娘要哀叹“良辰美景奈何天”——就算是良辰美景，又与我何干？就算是赏心乐事，它能被我的生命所拥有吗？

今天，是一个更为繁盛的物质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不缺乏各式各样的物质，各式各样的享乐，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真正拥有的那种从容的、笃定的、淡然的内心感受又有多少呢？

杜丽娘说，看看眼前的风景吧，“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时光一天一天流过，清晨，朝霞喷薄而出，黄昏，晚霞在一片暮霭中淡去，一切都在云蒸霞蔚之中，雨是丝丝缕缕地来，烟是一片一片地吹……所有的这一切就是“韶光”。但是韶光在这样一个被锦绣屏风遮着的佳人眼中似乎又很平常，因为它跟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春光无限，然而在她看来，春天总要抛人远的，牡丹花虽然繁盛，终归也要凋零，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能握在手里呢？于是，杜丽娘说，罢了，就算“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这样的一个春天“观之不足由他继”，我不看了，回去罢。在心意寥落间，杜丽娘回房去了。人虽回到房中，心里的牵挂却转而更深，那样的一种缭乱愁绪让她渐渐入梦，这就是《牡丹亭》里最著名的《惊梦》。

梦幻中，我们究竟能够触摸到什么呢？往往是那些自己在有

世上無美
香似
水流年
雨子



杜丽娘在梦中遇到了俊逸书生柳梦梅，二人“相看俨然”，似曾相识……（《牡丹亭·惊梦》）



意识的时候不敢承认也想不明白的隐秘的欢喜和忧伤，是自己心中那个真挚的愿望。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是被抑制的，我们腾不出心来思想，即便想了之后也只能淡淡地苦笑，因为它往往很难实现。

但是，梦实在是太勇敢了，太守的女儿杜丽娘，入梦去竟然见到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书生。书生柳梦梅，擎着柳枝，缓缓走来。杜丽娘也被花神引着倒退出场。一生一旦，两个人寻寻觅觅，在这苍茫世界上，不经意间撞在一起，回头看时，前世今生的冥定都在电光石火这一望之间。

杜丽娘说，这个小生素昧平生，你到这里干什么来呢？柳梦梅说：“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这就是宿命中的相逢啊！我正是为了寻你而来，你是如此的美丽，而流年似水，会暗老红颜。你一个人还闭锁幽闺，自艾自怜，于是我特意寻你而来。你能说这两个人陌生吗？他们说：“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两个人蓦然相见的时候，却总觉得仿佛在哪里曾经见过。这个时候，用不着互通言语了，两个生命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在一片花瓣雨中完成了他们梦中的相逢。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梦幻啊！汤显祖在写这个梦的时候，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但是这样的梦却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一种生命激情，一个真挚的人是必然要去寻觅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所以当梦中的柳梦梅要离去的时候，两个人依依不舍。缘定三生，可以说，此一梦当中包含了所有宿命的追求。

杜丽娘一梦醒来，竟然为这个梦而忧伤成疾，她要一个人到园子里去寻她的梦。寻梦，这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对于杜丽娘来说，“最撩人春色是今年”，经历了这样一个梦，她已经有所不同了。找到最后，她一个人倚在梅树下，“偶然间心似缱”，似乎想通了：“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

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我“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如果要爱就爱，要生就生，要死就死，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如果没有梦中情人，没有自己青春的寄托，那么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条性命我不要也罢，拼着自己的一番青春，将自己的一缕香魂就寄托在梅花树下吧。所以杜丽娘在一病不起的时候，为自己画了一幅写真（就是自己的画像），并嘱咐春香要将之安置在花园中。

杜丽娘就这样因情而死了。她死之后，柳梦梅拾到了她的写真，于是就有了“拾画”、“叫画”。再后来，杜丽娘还魂，他们终于成为了现实中的夫妻。

《牡丹亭》的故事，大家多多少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放大这个梦，这么不厌其烦地解说这个梦呢？因为这样的梦在今天的生活里实在是太奢侈了。

梦也许在现实中不是一种生产力，不能带来一种物质的结果，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开掘。今天的我们不仅仅是远离了一个古典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悲悯的情怀和从容做梦的心境。

我们活得有点儿太累了，工作的压力、现实的规则，以及关涉到每一个人的名誉、功勋，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让我们去追逐的东西。

梦是什么？梦只关乎情怀，只关乎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今天还有人会像杜丽娘这样吗？《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是不可信的，她是一个人间的



于丹·游园惊梦

10

二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修心
画世难。初春于牡丹亭



杜丽娘感到病体日渐沉重，她不愿自己的美丽随同生命逝去，所以“淡扫轻描”，画出春容，让它长留人间。（《牡丹亭·写真》）

女子，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若以人间的逻辑去揣度，一定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剧中，她死后来到阴曹地府，连阴间的判官都不相信她的话，所以胡判官一见到杜丽娘的鬼魂便说：“谎也！”他也认为这个女孩子一定是撒谎了，世间岂有因梦而亡之理？等到杜丽娘还魂的时候，她的父亲杜太守面对终于生还的独生女儿，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一定是花妖狐魅假托而来的，我的女儿怎么会复生呢？可见，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也是人间天上都不相信的故事。而直到今天，《牡丹亭》为什么还会传唱不绝呢？这个梦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呢？

汤显祖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汤显祖看来，凡是有真性情的人都是可以有“梦”之人，这种真性情的人，在世上还是不少的。这里的梦中人，我们可以做两解：其一是指做梦的人——杜丽娘这样的人，心中有很多的幽怨，有很多的心思无处寄托，所以在梦里延伸她的另一个人生；其二是指梦见的人——柳梦梅。

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寻寻觅觅，寻找自己的真心所依，终其一生不得结果？人并不一定有了一个职业，就一定完成了他毕生所要追求的事业，他可能可以养家糊口了，一辈子以此为生，但不热爱；一个人有可能拥有了一个婚姻，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也许他一辈子没有遇上那份发乎心灵深处愿意终身相守的感情，这也许不影响他养孩子、过日子，就这样因循在现实的生活中，但是他的灵魂终归是没有托付的。所以，有多少追求都在梦中！

余秋雨先生曾经对《牡丹亭》里的这段情做出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牡丹亭》的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因为它是至情，为了至情这样一个根本的终极目标，中间所有的荒诞、所有今天解释不清的情节都可以忽略，而去相信至情至性。这也是昆曲对今天的一种价值。